

THE NEW LIBERAL WORLD MASTER THINKERS



〔英〕乔治·斯坦纳 著

李河 刘继 译

海德格尔

〔英〕乔治·斯坦纳 著
李河 刘继 译

责任编辑：安延明
责任校对：徐培英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勤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海 德 格 尔

〔英〕乔治·斯坦纳著

李河 刘继 译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36×965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21 千字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8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册

ISBN 7·5004·0328·3/B·60 定价：1.80 元

Hans D. Sluga

GOTTLOB FRE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0

本书根据罗特利吉和基根·保罗公司1980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杨永德

张晓明 章建刚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尊敬的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的思想睿智之光。这套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深深受着他们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影响。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

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的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像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他们的著作从无译本加以介绍，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需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从外国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中加以挑选，进行翻译。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作为译本。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使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思想，而且了解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选择译本时，我们力求取材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下的读者不致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

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作者序言	1
第一章 若干基本概念	29
第二章 《存在与时间》	114
第三章 海德格尔的世界	195
海德格尔年表	247
译后记	249

作者序言

出于以下这些或许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不敢指望这个小册子能够成为一本关于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思想的简明入门书。

首先是材料方面的原因。在自 1912 年至 1970 年的漫长理论活动中，海德格尔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文和演讲。单是现在已经编辑整理的著作，就有 16 卷之多，而这也仅仅是其更为宏富的著述总体的一个部分。人们预料，海德格尔全集最终将构成整整 57 卷的洋洋大观。目前，在第 16 卷之后，人们仅仅出版了另外两卷：一卷是《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它收集了海德格尔从 1925 年到 1926 年寒假期间在马堡大学就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所作的演讲；另一卷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它收集了海德格尔在

1927 年暑假所作的关于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演讲。在全集中，它们将分别是第 21 卷和第 24 卷。

换句话说，已经定稿并能够被人们现成使用的海德格尔著作仅占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弱。其中包括那个标志海德格尔主要成就的不朽之作《存在与时间》^①。此外，还有如下一些重要著作：1929 年出版的专著《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②；1933 年至 1934 年问世的《论真理的本质》^③；在 1935 年夏季系列演讲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言》^④；另外还有海德格尔自 1930 年至 1970 年就语言、诗和思想之本质所写的多篇论文^⑤。尽管如此，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脉络来说，目前仍有许多也许是

① 1962 年，J·麦克考利（Macquarrie）等将其译为英文《Being and Time》。

② 1962 年，J·丘吉尔（Churchill）将其译为英文。

③ 1949 年，R·霍尔（Hull）等将其译为英文并收入题为《实存与在》（Existence and Being）的论文集中。

④ 1959 年，R·曼海姆（Manheim）将其译为英文《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⑤ 1971 年，A·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将其中若干论文译成英文并编成题为《诗歌、语言和思想》（Poetry, Language, Thought）的文集。

至关重要的或是显然不可缺少的著作尚未问世。譬如海德格尔关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之否定观念的讲义；他在1924年草就的关于时间观念的论文；他在1941年所写的关于“开端”和初始之意义的手稿；他在1942年至1943年就巴门尼德哲学所作的演讲；他在1926年至1927年授课当中对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的形而上学历史的概述；他在1928年关于莱布尼兹和逻辑学的论述；他在1946年至1948年对虚无主义本质的分析；以及他在1939年对“存在的历史”所作的沉思；等等。

显然，这意味着目前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任何看法或评价都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断语。一旦尚未出版的著作问世，即使那些根本性的论点也可能受到重新检验或彻底拒斥。进而言之，在对海德格尔的全部研究中，至少这样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势将引起广泛争论。问题之一是：《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与后期海德格尔之间是否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或“转折”？许多解释者认为，这个转折出现在《形而上学导言》中；另一个引起更为尖锐冲突的问题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牵连。由于缺乏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乃至四十年代的大量手稿，

我们对这两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只能作某种尝试性探讨。这样，下一个问题立即变得十分重要：从1940年到1944年，执教于弗莱堡大学的海德格尔教授是如何看待尼采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思想的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此只能作出部分的回答。总之，要想对海德格尔其人及其全部工作作出任何结论性的可靠估价，目前尚为时过早。因为直到本世纪九十年代，海德格尔的全集的编辑工作才可望告竣。

第二个原因涉及到海德格尔的地位问题。一部思想史充斥着各种纷纭的意见和再评价。无论是为了寻求根据还是为了作出反驳，所有的哲学都为自己的思想谱系重新选定或创造一个先行者，因此，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地位总是变动不居并终无定论的。在这里，有多少种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学的见解，就必然有多少个“柏拉图”。譬如，在对柏拉图的看法上，卡尔·波普先生难道与罗素或赖尔^①毫无区别吗？此外，阿奎那的经院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逻辑学中是如何兴盛和式微（这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的呢？或许，回顾一下20年代以来那些关于尼采的论述，那里不是也充斥

① 赖尔(Ryle, Gilbert 1900—1976)，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着无休止的激烈争论吗？不过，在上述每一场合，人们关于以往哲学之地位的看法在很大范围内也可能是一致的。波普和赖尔都认为柏拉图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人们可能会对阿奎那思想的中肯与否提出质疑，但不会否认他的体系的精美及其活力；至于尼采，尽管人们关于他的争论常常是难以调和的，但无论你认为他的著作是恶还是善，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出自一个天才的手笔。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另外一些令人困扰的重新审视和分歧呢？

就我目前的认识而言，与上述思想家相比，海德格尔的遭际是迥然不同且独一无二的。许多思想家将会说他根本不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例如，罗素在他那本虽然平庸但却具有代表性的著作^①中对海德格尔未置一辞）。另外一些哲学家也许乐于将海德格尔归入另册：一个“语言神秘主义者”，一个“形而上学神学家”，从而将他看作我们这个时代道德和思想沦丧的不详之兆。还有一些人干脆认为，对海德格尔的任何争论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他的著作是一些不经之谈的总汇；他所提出的只是一些虚假问题；他所推出的学说（如果说其中包括任何可

① 指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译注

理解的内容的话)既错误又琐碎。因此,试图去分析海德格尔的“本体论”^①——对存在和实存^②的本质进行研究的理论——无异于去谈论一种谬论。在英语中,谬论(nonsense)一词之最为内在的涵义就是无意义(non-sense)^③。无论就哲学还是政治的意义而言,海德格尔对那些倾心于他的论辩技巧的人们所施加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但是,相反的观点认为,马丁·海德格尔不仅是康德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家,而且是可以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这些为数不多的西方伟大思想家比肩的思想巨匠。目前,研究海德格尔的第二手文献已逾三千篇,这些文献一方面探讨了海德格尔著作的中心论题,诸如他关于实存和时间意义的哲学;他对柏拉图、亚

① 英文“ontology”通译为“本体论”。在对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中,有译者提出将这个词译为“存在论”,以强调海德格尔对存在(Sein)问题的特殊关注以及他的哲学与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区别。本文沿用原来译法。

——译注

② 在英文中,“实存”写作Existence。过去通译为“存在”,如“存在主义”即Existentialism。——译注

③ 在英文中,前缀non-具有“无”、“没有”等涵义;词根-sense为“意义”。——译注

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各种真理与逻辑模式的彻底矫正；他对艺术理论和技术性的沉思；他的语言格局（Language-scheme）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海德格尔对当代各种学说以及不同观点的影响。这里有所谓后海德格尔神学，鲁道夫·布尔特曼仅仅是其一系列代表人物中的第一人。萨特的存在主义显然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各种习语和命题的翻版和变种。海德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尽管受到了某种装模作样的抵制，但仍然进入并盘踞在现代人对希腊思想和文化的想象王国中。此外，这里还存在着所谓海德格尔语言学或“形而上学词源学研究和唯名论”，它们既激发起无穷争论，又具有很强的构成性。在目前，关于本文解释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这里，“解释学”即 Hermeneutic 意味着“对理解的理解”，它代表着一种从内部对我们解释意义之意义的方式进行描述并使之形式化的企图）诸流派都以海德格尔思想中受惠非浅，德国的乔治·伽德默尔和法国的雅克·德里达等人的学说证明了这一点。更令人瞩目的是，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和诗的本质的学说竟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文学理论中打下了印迹。在时下流行的

有关“文学本文之本质”的讨论中，在有关诗人、读者和语言之辩证地相互作用的讨论中，海德格尔的影响无所不在。的确，海德格尔关于语言和诗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查理和保尔·塞兰等诗人的实际创作。人们已开始注意到，在目前文学和文学批评语言的自我意识或“反省”方面，S·马拉美和海德格尔仿佛是两位伯仲之间的开拓性人物。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与世长辞了。在这一时刻，一些法国哲学家断言：如果说17世纪是笛卡儿和牛顿的时代，那么，海德格尔将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王国。或者，如同汉娜·阿兰（Hannah Arendt，一位在政治史和观念史方面造诣颇深的思想家）所说，纵观20世纪之全部哲学，海德格尔一直是“思想的神秘主宰者”。（不久，我将对这里所说的“神秘”一词给予阐释。）

由此可见，人们对海德格尔具有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善于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相反的观点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能够洞见一切、得天眼通的大师，一位哲学导师，他的著作足以更新人类的内在状态。问题在于，这样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何以能够出现呢？